

倾听文学书系

吾人选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倾听闻一多



倾听文学书系

倾 听 闻 一 多

吾人 选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听闻一多/吾人选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2002.5

(倾听文学书系)

ISBN 7 - 5043 - 3922 - 9

I . 倾… II . ①闻… ②吾… III . ①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8019 号

倾 听 闻 一 多

选 编:	吾 人
责任编辑:	杜乃建
封面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戴存善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人民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50 (千) 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43 - 3922 - 9/I·525
定 价:	18.00 元 (含盘)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倾听鲁迅
倾听茅盾
倾听沈从文
倾听朱自清
倾听徐志摩

倾听冰心
倾听老舍
倾听郁达夫
倾听戴望舒
倾听闻一多

新诗集·红烛 (选 33 首)

红烛 /3
西岸 /6
雨夜 /10
雪 /11
睡者 /12
黄昏 /14

倾听闻一多·

目 录

- 二月庐 /16
印象 /17
美与爱 /18
诗人 /20
幻中之邂逅 /22
失败 /23
贡臣 /24
花儿开过了 /25
十一月一日作 /27
死 /29
深夜底泪 /31
青春 /33
春之首章 /34
春之末章 /36
爱之神
——题画 /38
黄鸟 /39

目
录 ·

I

- 红荷之魂 /41
别后 /44
孤雁 /46
玄思 /50
寄怀实秋 /51
晴朝 /53
 记忆 /55
 太阳吟 /56
 忆菊 /59
 秋深了 /62
 红豆 /64

新诗集·死水 (选 22 首)

- 口供 /83
收回 /84
“你指着太阳起誓” /85
大鼓师 /86
狼狈 /89
你莫怨我 /90
 你看 /92
 也许
 ——葬歌 /94
 忘掉她 /95
 泪雨 /97
 末日 /98

中外诗选粹

- 七子之歌 /119
故乡 /123
抱怨 /126
相遇已成过去 /127
比较 /129
答辩 /130
奇迹 /131

杂文小品

- 闻多 /137
美国化的清华 /139
青岛 /143

复古的空气	/145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150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154
可怕的冷静	/161
关于儒·道·土匪	/164
愈战愈强	/169
画展	/172
一个白日梦	/175
什么是儒家	
——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178
五四断想	/183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185
最后一次的讲演	/189

文艺札记

泰果尔批评	/195
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	/201
诗的格律	/203
诗人的横蛮	/212
文学的历史动向	/214
说舞	/220
诗与批评	/227
人民的诗人——屈原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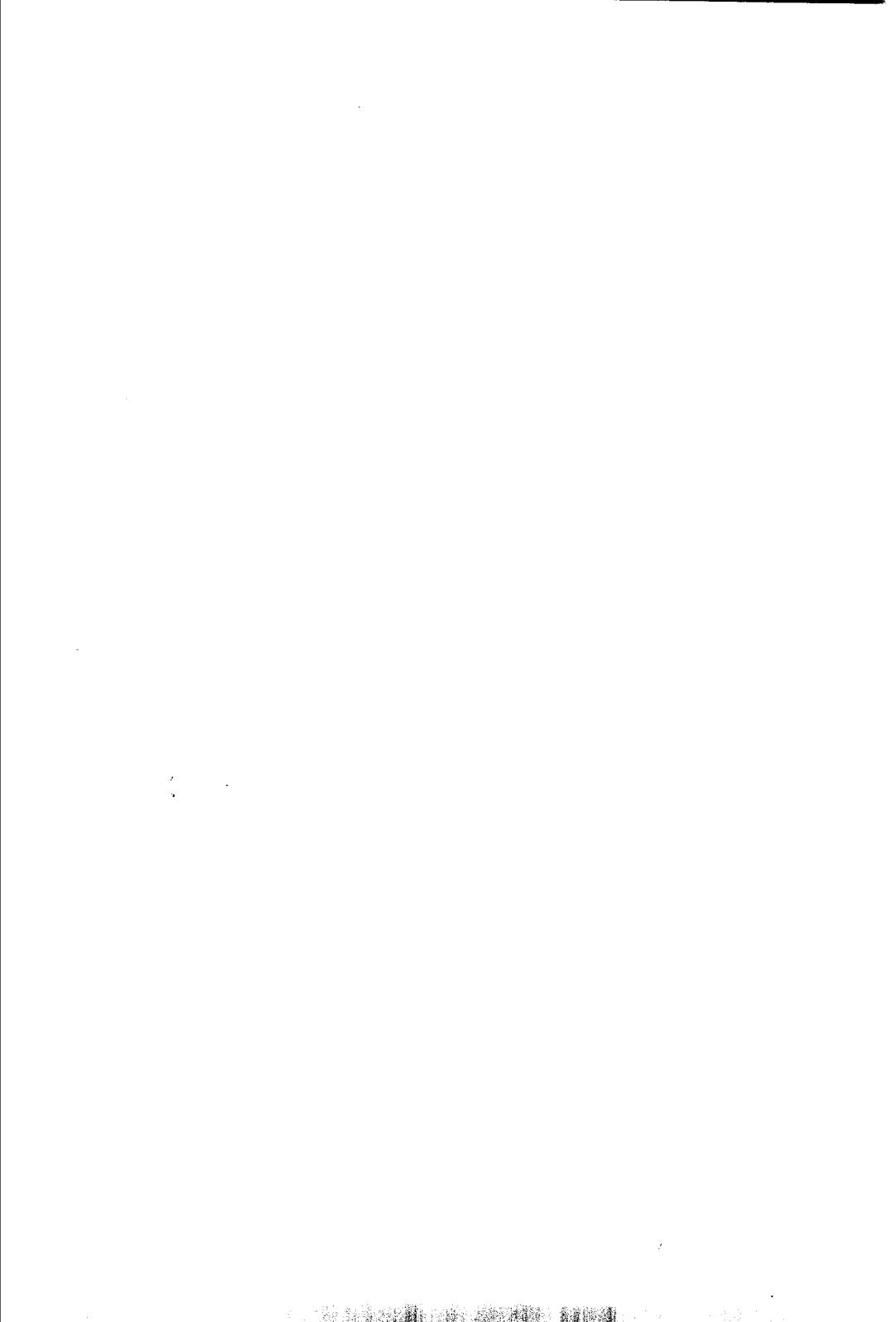
倾听文学书系

新诗集

倾听闻一多

红 烛

(选 33 首)



红 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
烛
·

3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束——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西 岸

“He has a lusty spring, 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

——Keats^①

这里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宽无边，深无底；
四季里风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来休息；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断的波澜，
啊！卷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尽了多少的欣欢！
多少心被羞愧才鞭驯，
一转眼被虚荣又煽癫！
鞭下去，煽起来，

又莫非是金钱的买卖。
黑夜哄着聋瞎的人马，
前潮刷走，后潮又挟回。
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
更那里去找光明来！

但不怕那大泽里
风波怎样凶，水兽怎样猛，
总难惊破那浅水芦花里
那些小草的幽梦，——
一样的，有个人也逃脱了
河岸上那纷纠的樊笼。
他见了这宽深的大河；
便私心唤醒了些疑义：
分明是一道河，有东岸，
岂有没个西岸的道理？
啊！这东岸的黑暗恰是那
西岸的光明的影子。
但是满河无期的死睡，
撑着满天无涯的雾幕；
西岸也许有，但是谁看见？
哎……这话也不错。
“恶雾遮不住我，”心讲道，
“见不着，那是目的过！”
有时他忽见浓雾变得
绯样薄，在风翅上荡漾；

雾缝里又筛出些
丝丝的金光洒在河身上。
看！那里！可不是个大鼋背？
毛发又长得那样长。

不是的！到是一座小岛，
戴着一头的花草：
看！灿烂的鱼龙都出来
晒甲胄，理须挠；
鸳鸯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里，睡着觉了。
鸳鸯睡了，百鳞退了——
满河一片凄凉；
太阳也没兴，卷起了金练，
让雾帘重往下放：
恶雾瞪着死水，一切的
于是又同从前一样。
“啊！我懂了，我何曾见着
那美人的容仪？
但猜着蠕动的绣裳下，
定有副美人的肢体。
同一理：见着的是小岛，
猜着的是岸西。”

“一道河中一座岛，河西
一盏灯光被岛遮断了。”

这语声到处，是有些人
鸚哥样，听熟了，也会叫；
但是那多数的人
不笑他发狂，便骂他造谣。

也有人相信他，但还讲道：
“西岸地岂是为东岸人？
若不然，为什么要划开
一道河，这样宽又这样深？”
有人讲：“河太宽，雾正密。
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
还有人明晓得道儿
只这一条，单恨生来错——
难学那些鸟儿飞着渡，
难学那些鱼儿划着过，
却总都怕说得：“搭个桥，
穿过岛，走着过！”为什么？

注释：

①这两句引诗的英国著名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8—1821）所写，绿原先生的译文是：

“他有一个快活的春季，当明澈的鉴赏力
在安适的瞬息将一切美尽收眼底。”

——济慈